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鲁迅

■ 王家平 著

域外百年传播史

1909—200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引 论 百年来鲁迅在域外的传播^①与世界“中国学”的现代转型

1936年7月21日,鲁迅为年轻的捷克翻译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ěk, 1906—1980)的《呐喊》捷克译本作序,在此之前,鲁迅的作品已经被译成法、英、俄、日等国文字在世界上传播。当时,重病在身的鲁迅已接近生命的终点,在他面前展开的世界充满了纷争与对抗,鲁迅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等新兴国家的出现带给他的“大欢喜”及其原因:“因为我们也是曾经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鲁迅发现欢喜过后,中国与捷克等新兴国家仍然是“很疏远”,他期待着跟远方的捷克以及其他国家的沟通;当普实克把《呐喊》译成捷克文字后,鲁迅说“这在我,实在比被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直致力于翻译西欧主流文学之外的东欧、南欧“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也看重这些“非主流”国家对自己文学作品的译介,这显示了鲁迅独特的文学传播立场:不是通过积极靠拢西方主流文学而谋取世界级作家的地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作家),而是希望经由文学作品的互译,达到各国民众之间的精神交流,尤其为实现世界弱小国家与强权国家的平等地位寻找精神的盟友。

① 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1册于1909年3月2日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在1909年5月1日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文艺杂事”栏目上刊载了这样一则消息:“……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转引自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这是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文学事业最早的介绍,也是鲁迅在世界上的传播史、研究史的开端,至今正好100年。

鲁迅在这篇为《呐喊》捷克译本写的序言中提到了国家之间的“记忆”与“忘却”的复杂关系:“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但以现在一般情况而论,这并不算坏事情,现在各国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为了交情太好了的缘故。”在鲁迅说这番话的时候,欧洲和东亚许多国家普遍都念念不忘历史上和现实中自己的国家与相邻国家的恩恩怨怨,世界性的战争一触即发,忧心忡忡的鲁迅觉得人类如果能够彼此相忘,至少可以避免仇恨的加深。但是鲁迅深知人类不可能总是处在彼此相忘的隔绝状态,“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路的人又少得很”。^①

可见,鲁迅试图借助文艺的“交往”功能,在各国民众的心灵深处建构起沟通精神的桥梁。鲁迅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从而实现中国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同时,鲁迅还借助文学创作试图把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展示在全世界民众面前,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众多民族经由对话达到互相理解并和睦相处的理想境界。对于鲁迅的前一项工作,学术界已经给予了充分的研究;对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在实现中国与世界和谐对话的伟大事业中的贡献,人们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学术界还没有对这一论域给予充分的重视。

是全面地展现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百年历史的时候了!

国外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译介和研究是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标志着国外中国学(汉学^②)研究正经历着从传统范型向现代范型的转变;鲁迅在世界上的传

① 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524页。

② “汉学”在汉语语境中有双重语义:其一是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亦称“朴学”,与“宋学”对称;其二是外国人对中国学问 Sinology 的命名之译名, Sinology 又译作“中国学”,本书用“中国学”来指称国外汉学,以避免与中国传统的“汉学”相混淆。Sinology 是由希腊文和拉丁文混合而成,它在英语中出现是在1882年,其含义是“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Sinologist(汉学家、中国学家)一词的出现更早一些,它于1838年首次出现在英文文献中。因此,大约在1860—1880年间, Sinology 及其派生词汇被普遍使用,而这也正是中国学研究在国际上被认定为一门学科的时候(参阅 Herbert Frank,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 sinology”, 见 Ming Wilson and John Cayley, Europe studies China,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播,也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传播的现代转型。

在鸦片战争英国军队的大炮轰开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之前,中国是个蒙着神秘面纱的奇异国度,她常常引发西方文人士诗意的遐思和无穷的探索欲望。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盛行着关于赛里斯人(Seres,即中国人)从树上采集特殊的羊毛织成丝绸的神奇传说,东方的“丝绸之国”成为激发诗人想象的触媒。维吉尔在其《田园诗》中吟咏道:“叫我怎么说呢?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①奥维德的《恋歌》深情地唱着:“怎么?你的秀发这样纤细,以致不敢梳妆,如象肌肤黝黑的赛里斯人的面纱一样。”^②

直至19世纪早期,德国大作家歌德仍然用满贮诗意的语调谈论中国人的生活:“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③距离产生好奇和美感,关山和江海阻隔着东西文化的畅通传播,这使得生活在古代的东西方国家互相把对方诗意化,“东西历史如出一辙,都把遥远国家当作作家理想中的王国”^④。法国的中国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在其著作《异国情调》中对这种文化传播中产生的“差异美学”作了阐释,他认为一切被认识主体所熟悉的、同质的东西都不会产生美感,只有陌生的、遥远的、异质的东西才是美的源泉。^⑤

以15世纪末哥伦布远航为标志,西方进入征服世界的时代。西方列强产生了了解、研究东方文化的需求,东方学开始形成,中国学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中西方文化传播的步伐日益加快。遗憾的是,西方是通过武力来传播文化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威闯进华夏大地,它们对中国的好感不

① 引自〔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1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第1版,第112页。

④ 〔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47页。

⑤ 转引自秦海鹰:《重写神话——谢阁兰与〈桃花源记〉》,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60页。

复存在。在西方文献中,中国社会成为专制、残暴的象征,中国人成了蒙昧、邪恶的代表。萨义德运用钟摆运动原理对西方这种东方观的巨大反差所作的描绘很是贴切:“然而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过高的评价马上被相反的评价所取代:东方一下子可悲地成了非人道、反民主、落后、野蛮等的代名词。钟摆从一个方向摆向另一个方向:从过高的评价一下子走向过低的评价。”^①

1814年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率先开设了中国学讲座,1843年法国东方现代语学校创设汉语会话课程,1885年巴黎大学增设了中国文化史教授席位。在英国,伦敦大学于1836年开始设立中文教授职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则于1876年和1888年设立中国学讲座。德国、荷兰、瑞典、俄罗斯等国的中国学研究也纷纷步入专业化轨道。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国家的主要大学纷纷设立中国学讲座和教授席位,建起了专门的中国学研究机构,拥有了一批在大学任教的职业化中国学家。至此,中国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的西方是自然科学获得大发展的时代,科学主义也渗透到了中国学研究领域,对古代中国的器物的精细考证,对古汉语音韵学所作的分析是当时中国学研究中成果最为卓著的领域。19世纪西方中国学还出现了用西方思想范畴来阐释中国问题的倾向,在西方的精神标尺度量下,中国文化成为蒙昧、野蛮、邪恶的代表。

20世纪早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动摇了那些天真地把西方文化视作世界文化中心的学者的信心,他们开始反省自己面对非西方文化的“主人”心态,并试图与非西方文化开展广泛的对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属西方殖民地的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迫使西方国家调整自己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西方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对此,法国著名中国学家戴密微对19世纪西方中国学作了反思,并指出了该学科在20世纪的转变:学者们“由于缺乏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好奇心,忽视了文学作品;当然欧洲人的优越感为语言文学的比较设置了障碍,这是19世纪的特点。后来20世纪的两

^① [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第1版,第194页。

次大战动摇了我们以往所有的传统,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①。20 世纪前期西方中国学的转型具体表现为:一、研究对象从古代经籍和器物转向现代中国问题;二、研究范围从着重语言学、考古学领域转向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三、研究方法从以往经院式的考据转向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注意与中国本土学者开展交流和对话。^②

在国外中国学转型的过程中,鲁迅横空出现在现代中国的地平线上,这位中国现代文化昆仑的崛起吸引了国外中国学界的目光,他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体内容。鲁迅思想及其文学作品进入现代国外中国学后,为这一学科带来的绝不仅是研究素材量的增加,而是质的变化,确切地说,鲁迅在现代国外中国学中出現并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是该学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鲁迅的作品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一些欧洲的中国学家敏锐地把握到了鲁迅思想和文本的独特性,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翻译和研究对象。1925 年 6 月,俄苏中国学专家瓦西里耶夫(B. A. Vassilev,中文名为王希礼)写给中国作家曹清华的信件《一个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呐喊〉的观察》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瓦西里耶夫告诉友人曹清华,他以前在俄国的大学所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描写的都是贵族阶级的生活,根本无法从其中了解中国国民的生活和心灵,但鲁迅的《呐喊》使他有了新发现:

他的取材——事实都很平常,都是从前的作家所不注意的,待到他描写出来,却十分的深刻生动,一个个人物的个性都活跃起在纸上了!他写的又非常诙谐,可是那般痛的热泪,已经在那纸的背后透过来了!他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界的作家!^③

瓦西里耶夫提供的只是一封普通的私人信件,但它揭示了俄苏乃至整个欧洲中国学的转型:一些中国学家对不能够表现中国大众生活的古典文学产

① [法]戴密微著,胡书经译:《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载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汉学研究》第一集,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 1 版,第 38—39 页。

② 参阅李明:《北欧汉学研究的现代转向》,载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汉学研究》第五集,中华书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68、78 页。

③ 此信用中文撰写,载 1925 年 6 月 16 日《京报副刊·民众文艺》。

生了不满,他们把研究视野转向了以鲁迅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反映着民众的生活,正是这种文学的“现实性”吸引着中国学家的目光,并使他们投入到对中国现实社会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事业中来。

捷克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学术转变也耐人寻味。1932年秋,普实克来到中国,在北京学习汉语两年。普实克在50年代写的《回首当年忆鲁迅》一文中说,当时他在中国籍友人的推荐下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从此,原本准备来中国从事中国历史和古典小说研究的他对鲁迅的创作及整个中国新文学发生强烈的兴趣,并改变了他的学术道路。他回忆说:“鲁迅的著作不仅为我打开了一条理解新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道路,并且使我理解了它整个的发展过程”,“鲁迅对于我来说是一扇通向中国生活之页——中国的新文学、旧诗歌与历史等等——的大门”。^①

在20世纪早期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界,像瓦西里耶夫、普实克这样因为渴求了解现实的中国而告别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走向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探索的学者为数不会太少。正是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显示的非凡的创造力,改变了许多中国学家原以为中国新文学不值得研究的看法,转而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学术探讨对象。

鲁迅思想和作品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与国外鲁迅研究的持续展开充分表明,国外中国学已经从过去以古典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走向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并重的学术之路,在19世纪后期形成并延续到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单向交流”(从西方到中国),开始变为“双向交流”(中西双方“互通有无”)。

鲁迅在世界上的传播已成为现代中国学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学术界早已有人开始研究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传播状况。戈宝权先生是这个领域的拓荒者,他早在1946年就撰写了《鲁迅的作品在国外》一文,介绍了鲁迅作品的英语、法语、俄语、日语和其他外语的译本,呈现了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基本状况。戈宝权的文章提到苏联著名学者费德林在当时写的关于鲁迅文艺创作风格的论文中说,鲁迅的很多作品已经

^① [捷克]普实克:《回首当年忆鲁迅》,载1956年11月17日上海《解放日报》。

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鲁迅的创作也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要素”。^①这表明,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鲁迅思想和作品在世界上已经获得比较广泛的影响,鲁迅已经被当做世界性的作家看待。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年里,鲁迅继续在上广泛传播,但是中国学者基本中断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研究。1974年薛绥之的文章《鲁迅研究在日本》^②重新开启了对鲁迅在世界上传播这一论题的研究。70年代曾经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的李连庆,于1979年出版《东邻散记——鲁迅在日本及其他》一书^③,书中展示了作者掌握的有关鲁迅在日本的传播和对日本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资料。李菁于1977年发表的《鲁迅的〈阿Q正传〉和它在日本的影响》^④,戈宝权于1980年发表的《鲁迅的著作在日本》^⑤、吕元明的《日本的鲁迅研究史》^⑥等文章对鲁迅在日本的传播做了研究。

陆晓燕翻译的《日本鲁迅研究史料编年(1920—1936)》^⑦(6万字左右)辑录了20世纪20年代初到鲁迅去世不久日本社会各界对鲁迅的采访和研究文章41篇,为不能读懂日文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刘柏青的论文《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概观》^⑧对二战以后直至1983年鲁迅在日本的传播状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1986年,日本著名学者丸山昇发表了两万多字的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⑨,这是迄今为止研究鲁迅

① 戈宝权:《鲁迅的作品在国外》,载1946年11月2日上海《世界知识》(月刊)第14卷第11期。

② 薛绥之:《鲁迅研究在日本》,载《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1974年印行。

③ 李连庆:《东邻散记——鲁迅在日本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版。

④ 李菁:《鲁迅的〈阿Q正传〉和它在日本的影响》,载《吉林师大学报》1977年2—3期合刊。

⑤ 戈宝权:《鲁迅的著作在日本》,载《鲁迅研究》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⑥ 吕元明:《日本的鲁迅研究史》,载《鲁迅研究年刊》(1981年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⑦ 陆晓燕:《日本鲁迅研究史料编年(1920—1936)》,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⑧ 刘柏青:《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概观》,载《鲁迅研究》1984年第6期。

⑨ [日]丸山昇著,靳丛林译:《日本的鲁迅研究》,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本文译自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编的《近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10月版,原题为《在日本的鲁迅》)。

在日本传播的最有学术分量的成果之一,它展示了自1920年青木正儿开始谈论鲁迅的创作,中经30年代增田涉的《鲁迅印象记》和40年代竹内好的《鲁迅》等成果,到二战后日本社会对鲁迅的广泛接受直至70年代中期日本学界对鲁迅研究这五十多年的鲁迅日本传播史。山田敬三的《十多年来的日本鲁迅研究》^①承续着丸山昇的论文,对1977年到1990年的二十多部日本鲁迅研究专著作了简短而中肯的评述。

从80年代初以来,关于鲁迅在朝鲜和韩国传播的学术成果多了起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韩国学者朴宰雨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②它详细勾勒了八十多年来韩国翻译、研究鲁迅作品的历史脉络,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鲁迅对韩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鲁迅在欧美和苏联的传播,国外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两项。一是美国学者查尔斯·阿勃的《苏联的鲁迅评论》^③,这部博士学位论著对苏联译介、研究鲁迅作品的状况作了详尽的评述,展示了70年代以前鲁迅在苏联传播的历史面貌。二是以色列中国学家爱伦·埃伯为1981年在美国展开的“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会议撰写的论文《欧美对鲁迅的接受》,它对鲁迅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传播状况作了对比分析。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视欧美两大阵营国家接受鲁迅的政治原因,第二部分考察鲁迅作品的译介和欧美国家普及性刊物对鲁迅的介绍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欧美两大阵营国家关于鲁迅研究的学术论著。埃勃通过对30年代到1980年近半个世纪鲁迅在欧美传播史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很显然,鲁迅已是世所公认的作家。他的作品译成了五十多种文字,包括二十五种欧美语言和二十一种苏联各民族的语言。”^④中国学者钱林森的《鲁迅

① [日]山田敬三著,杨晓文译:《十多年来的日本鲁迅研究》,载《上海鲁迅研究》第6期,百家出版社1995年7月版。

② [韩]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4期。

③ Alber, Charles J., *Soviet Criticism of Lu Hsun*. Ph. d. Dis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1.

④ Eber, Irene, "The Reception of Lu Xun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Politics of Popularization and Scholarship", in Leo Ou-fan Lee,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42-273.

在法国》,①李明滨的《鲁迅研究在苏联》,②曹卫东的《德语世界的鲁迅研究》③等,是关于欧洲主要国别鲁迅传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中外学术界对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研究成果逐渐汇聚成书出版。1981年老一辈学者戈宝权把他70年代末以来发表的系列论文编成《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阿Q正传〉在国外》④两部论文集出版,这两部书重点考察了日本、苏俄、欧美的各种鲁迅著作译本,并研究了1980年以前世界主要国家鲁迅研究的基本状况,呈现了鲁迅在世界上传播并产生影响的历史面貌。

也是在1981年,乐黛云主持翻译和编选的《国外鲁迅论集》一书出版,⑤该书收录了发表于1960至1980年间西方学者的论文10篇、日本学者论文5篇、苏联东欧学者论文4篇,既有夏济安、林毓生、李欧梵、丸山昇等对鲁迅思想和精神世界的研究,也有普实克、谢曼诺夫、佛克马、伊藤虎丸等对鲁迅与中外文学遗产关系的考察,还有哈南、莱尔、维林吉诺娃等对鲁迅小说的叙事、修辞、语言等形式因素的分析。这部书所展示的国外鲁迅研究成果大大开拓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在学术思维和方法论上为国内学者确立了创新的摹本。1993年,乐黛云还主编了《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一书⑥,该书可以说是上一部书的续集,翻译了80年代初以来欧美国家的16篇英语论文,其中8篇来自李欧梵主编的《鲁迅及其遗产》一书,6篇来自李欧梵的专著《铁屋子的呐喊》,对80年代鲁迅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作了展示。

严绍澍等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日本》⑦辟有“鲁迅作品的东传与日本诸学派的‘鲁迅观’”的专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80

① 钱林森:《鲁迅在法国》,载《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② 李明滨:《鲁迅在苏联》,载《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卷),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③ 曹卫东:《德语世界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6期。

④ 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阿Q正传〉在国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⑤ 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⑥ 乐黛云主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⑦ 严绍澍、王晓平:《中国文学研究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年代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分析了日本鲁迅研究主要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资源、基本理路,以及它们得与失。张杰的《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①是他80年代发表的文章的汇编,上编41篇较简短的文章考察了四十多名同鲁迅有直接或者间接交往的日本各界人士与鲁迅的交往,是为与鲁迅的“接近”研究;下编9篇长文介绍日本1909到1936年的鲁迅研究,以及苏联、美国、捷克、英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家到80年代后期为止的鲁迅研究,是为对鲁迅的“接受”研究。张杰这部书展示了90年代以前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基本面貌,证实了鲁迅作为一名世界性作家的广泛影响。张梦阳是研究中国鲁迅研究史成绩相当突出的学者,近年来也对日本和韩国的鲁迅研究比较关注,他的新著《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②对鲁迅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做了研究。

中国学者和图书资料编辑人员为国外鲁迅译介和研究成果编订了一批文献目录,其中日语、俄语、英语、法语等语种的鲁迅翻译、研究目录^③对学术研究帮助非常大,它们历时地、直观地展示了鲁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影响。

从戈宝权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拓荒到目前为止,关于鲁迅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道路,取得了一批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已有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多数研究者止步于资料的搜集、整理上,主要停留在对某一国家某一时段鲁迅研究状况的介绍上,未能对百年来鲁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与影响的历史作整体观照。

本书在前辈学者和同时代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百年来鲁迅

① 张杰:《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② 张梦阳:《鲁迅学在中国在东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版。

③ 主要的目录有:1. 吉林师大外国研究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日本鲁迅翻译研究目录(1921—1978)》,载《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卷);2. 东北师大外国研究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日本鲁迅翻译研究目录(续编)(1921—1980)》,载《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卷);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资料室编:《俄文鲁迅著作翻译及研究索引(1929—1975)》,载《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卷);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资料室编:《英文鲁迅著作翻译及研究索引(1930—1977)》,载《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卷);5. 钱林森编:《法文鲁迅著作翻译及研究索引(1926—1979)》,载《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卷);6. 凌彰编:《新加坡鲁迅研究论文目录》,载《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卷)。

在世界上的传播史作整体的研究。本书将通过回顾百年来鲁迅思想和作品在世界上传播的历史轨迹,展现全球范围内中国学界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评介鲁迅传播史上的重要现象和热点问题,分析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者及其学术成果,探讨鲁迅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

本书以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冷战”局面的形成为界,把百年国外鲁迅传播史分成“冷战前时期”(20 年代初—40 年代末)、“冷战时期”(50 年代初—90 年代初)和“冷战后时期”(90 年代初以后)三个阶段来作纵向勾勒;在横向维度上,本书把鲁迅在国外的传播分作“鲁迅在欧美西方国家的传播”、“鲁迅在日本以及远东国家的传播”和“鲁迅在俄苏及其他东欧国家的传播”三个主要群落,再加上“鲁迅在亚非拉国家的传播”这一群落来考察。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非中国籍贯和族裔人士用外文或者中文写的鲁迅研究成果,其中一部分外文成果已经译成中文,这是本书论述的主体对象;在国外大学等学术机构工作和攻读学位的华裔人士用非中文撰写发表的鲁迅研究成果。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学者用外文撰写的鲁迅研究成果不列入本书讨论范围。

目 录

引 论 百年来鲁迅在域外的传播与世界“中国学”的现代转型/1

第一编 “冷战”前时期:鲁迅在域外传播的发端

第一章 鲁迅在日本传播的发端与初步展开/3

第一节 鲁迅在日本中国学界的登场及其作品的日译情况/4

第二节 隔膜与融通:访问记、回忆录和传记中的鲁迅/8

第三节 思想·文本: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论评/24

第四节 竹内好的《鲁迅》及其他/37

第五节 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及其他/51

第二章 鲁迅在朝鲜、越南等远东国家的传播/62

第三章 鲁迅在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传播/73

第四章 鲁迅在苏联和捷克的传播/90

第二编 “冷战”时期:鲁迅在域外传播的全面展开

第一章 鲁迅在日本传播的全面拓展/107

第一节 本时期鲁迅在日本传播的基本面貌/107

第二节 本时期鲁迅在日本传播的热点问题/121

第三节 丸山昇的鲁迅研究/138

第二章 鲁迅在韩国、越南等远东国家的传播/151

第一节 鲁迅在韩国、朝鲜的传播/151

- 第二节 鲁迅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161
- 第三章 鲁迅在欧美、大洋洲国家传播的变化/175
 - 第一节 鲁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传播/175
 - 第二节 鲁迅在西欧、北欧和南欧国家的传播/203
- 第四章 鲁迅在苏联、东欧国家的传播/231
 - 第一节 鲁迅在苏联传播的泛意识形态化/231
 - 第二节 鲁迅在东欧国家的传播与“捷克学派”的形成/241
- 第五章 鲁迅在南亚、西亚、非洲和拉美国家传播的多种形态/250

第三编 “冷战”后时期:鲁迅在域外传播的深化

- 第一章 鲁迅在日本传播的新变/271
 - 第一节 本时期鲁迅在日本传播的基本面貌/271
 - 第二节 丸尾常喜和藤井省三的鲁迅研究/284
- 第二章 鲁迅在韩国传播的深化/295
- 第三章 鲁迅在欧美、大洋洲国家传播的深入/307
 - 第一节 鲁迅在北美和大洋洲国家的传播/307
 - 第二节 鲁迅在西欧、南欧国家的传播/330
- 第四章 鲁迅在俄罗斯、捷克等东欧国家的传播/343
- 第五章 鲁迅在新加坡等亚非拉国家的传播/350
- 结 语 鲁迅在域外传播的区域格局、重要学派及其对鲁迅遗产的理解问题/362
- 参考文献(精编)/389
 - 第一部分:外文文献/389
 - 第二部分:译为中文的域外鲁迅研究文献/410
 - 第三部分:中国学者关于域外鲁迅研究的评介文献/435
- 后 记/446

第一编
“冷战”前时期：
鲁迅在域外传播的发端

第一章 鲁迅在日本传播的发端与初步展开

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辛岛骁(1903—1967)在回顾自己青年时代的学术经历时说道:

我从高等学校的学生时代起,就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学运动有一些关心,读过一些作品,但那不过是从对所谓日本的汉学的天真的叛逆精神出发,因而对于那些“新东西”特别具有兴趣而已。自从那天晚上亲眼看到了鲁迅的哭喊以后,我才完全用不同的态度去接触那些作品。了解了现代中国的苦恼,那就对于没有意思的作品,也会受到从被印刷的纸张后面听得出来的中国人的苦闷叫喊所刺激。每当拿到新出版的书籍时,也觉着那寻求解放的中国的灵魂和年青的自己在心中的血肉联系正在加深。报纸上关于中国的短小的记事,我也能够将它背后所具有的意思读出来,一颗颗的铅字都象是中国民族的血一般地铭记在我的心胸。^①

辛岛骁于1926年夏天结识鲁迅,一天晚上应邀去鲁迅家做客。喝了不少绍酒后,鲁迅给辛岛骁描述“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纯真的学生朝着军警枪口冲击的悲壮场面,说到悲痛处,鲁迅哭了。鲁迅伤心欲绝的神态让辛岛骁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从那以后,他的学术研究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里所展示的并不仅仅是辛岛骁的个人经历,也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代中国学学者学术道路的总结,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信息:其一,20年代日本的青年中国学家们通过培养自己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兴趣,

^① 辛岛骁著,任钧译:《回忆鲁迅》,载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209—210页。